

# 远古伊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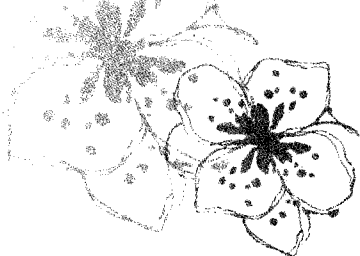
YUANGUYIDIAN



# 目录

MULU

- 第十三章 真相 / 91
- 第十四章 月夜泉流 / 102
- 第十五章 生活（一） / 110
- 第十六章 生活（二） / 119
- 第十七章 太萨喀穆 / 127
- 第十八章 被俘 / 136
- 第十九章 骊芒的抉择 / 148
- 第二十章 英雄救美 / 158
- 第二十一章 骊芒的再次抉择 / 166
- 第二十二章 新的家园 / 180
- 第二十三章 新生活（一） / 191
- 第二十四章 新生活（二） / 202



## 第一章 初到异世

木青 25 岁，一家旅行社的导游。

这一天和往常完全相同。她和一个同事一道带着个旅行团到了目的地——某原始森林。森林外围部分被开发用作旅游路线还没几年时间。置身林间，脚下踩着深厚柔软的落叶，鼻子嗅着芬芳潮湿的空气，耳朵听着鸟语，身上拂着野林山风，眼中看着林木葱郁，团员便似来到另一个世界，有几人甚至高呼宁愿在此搭个木屋长居，再也不回钢筋水泥的都市了。

木青听罢，回头和自己的母亲对视笑了下。她母亲是个老中医，刚退休不久，听说女儿要带团到原始森林一游，便也报名参加了。

她对此情此景，早已是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了。

木青累了一天，晚上回到位于森林边缘的旅社里，身子便如散了架般。陪母亲说了会儿话后，便回了自己与同事共用的房间，淋了个澡，头发胡乱吹干了，换了睡衣刚躺下去，却听见门外有人砰砰敲门。

团里一个老太太带着的十三岁的孙子偷溜出去，到现在还没回。老太太急得眼泪汪汪。

木青立刻打电话报给景点附近的森林巡防队，再使出浑身解数安慰老太太，说一定会没事的。



## 归途 第三章

男人肩上虽然背负了那只估摸着有两百斤重的大鸟，但走得很快，迈出一  
步，她必须紧走两步才能跟上。

很快她就注意到他肩上的伤口因为负重的缘故，又开始慢慢渗流出血。殷  
红的血迹沿着他古铜色的皮肤慢慢流下来，直到腰间的兽皮处，长长的一道，  
看着有些触目惊心。但是他自己仿佛不是很在意，只是随手用手抹了下。

木青一直很努力地跟上，但渐渐地还是落下了将近十来米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在密林里，一个眨眼就有可能跟丢。

木青有些气恼，一咬牙干脆跑着去追。

他应该是听见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这回步子终于  
有些慢了下来，直到两人回到了昨夜的那个地方。等又看到了那搭着棚子的大  
树，木青紧走几步，重重坐在了地上，背靠着树干，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回到这住过一夜的地方，很奇怪，她觉得自己心里仿佛竟产生了一种安全  
感。

口渴的感觉又袭来了。

这回也不用省着喝了，她干脆将背包里的几个果子全部都努力撬开壳，一  
口气喝了个痛快。那几个野果子放在衬衫上仅剩的干净部位略微蹭了下，便也

木青走了过去。

他把那鹿腿递到了她手上，示意她接着烤，自己便起身消失在密林里。

四周已经完全黑了。不远处河面上的夜空幽蓝一片，星光亮得有些夺目。河水静静流淌，河中央不时有什么东西跃出水面，漾出的水声和波纹还没来得及传到岸边便消于无痕了。

动物应该都是惧怕火光的。他虽然不在身边，但木青此刻并不怎么担心。

那条肉腿有些重，木青来回翻烤了一会儿，便觉得自己的胳膊有些架不住了，本想放在地上了，可是转念一想，既然这也是她的晚餐，无论如何总要尽量弄得让自己有胃口些才好，这才又用两手一道用力撑着。

鹿腿吱吱地往外冒油，滴溅到火里，火苗烧得更旺，木青觉得全身都被烤得发烫，尤其是抹过椰果汁液的皮肤，更是绷得难受。

就在她想往外挪下身子时，突然听到了阵奇怪的沙沙声，转眼看去，手上那块鹿肉便“啪”一下掉在了地上。

一条海碗粗的大蛇朝她发了疯似的游来。

木青大叫一声，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前逃去。

逃了十来米的路，她觉得有些不对了，身后居然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冷水浇在了火中。忍不住回头，看见那那条蛇竟在火堆里不住盘结滚动，火堆的火苗已经有些被压灭了，不住往上冒着白烟。

木青目瞪口呆。这堆火招出了一条要自杀的蛇？

那男人此时已经飞快地从林子里跑了出来，想必是被她刚才那一声大叫给招过来的。等见到她并没怎么样，他神色一松，转眼看见蛇，脸上竟是现出了非常高兴的样子。

那条蛇已经差不多压灭了火，这才像是注意到了旁边有人，一下盘起了身体，高高竖起脖颈，做出攻击的样子。

那男人过去，用根木棒甩开了蛇头，一下紧紧捏住了蛇的喉舌悬空提了起来。蛇用力甩了一会儿身子，尾巴荡得啪啪作响，嘴里发出瘆人的嘶嘶之音，慢慢地终于笔直垂了下来。

男人丢下了蛇，闪身到了洞穴里，等他出来，手上已是拿了一块磨出了薄刃的石刀样子的石头。

只有那少女仍倔强地立着不动，眼睛紧紧盯着骊芒。

骊芒仍是没有动。

那被人称作达乌的男人似乎对这少女也有些无奈，皱着眉说了几句，少女这才有些委屈似的扭头跑了。

木青再次猜测，达乌应该是这里的首领，或许是他的名字，或许是这里的人对首领的尊称。而那少女，从两人神情来看，很有可能是他的女儿。

羽冠应该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至少木青没看到别人头上有戴着。

骊芒向达乌展示自己的猎物，包括那个用树叶包裹的蛇头。但是木青注意到，他并没有交上自己的那个背包。

达乌看起来很是满意的样子，不住点头，说了句什么，人群便都欢呼了起来，纷纷抢着去抬那些猎物。

应该是说都拿去分了？

木青正在偷偷观察，突然一僵，那男人，骊芒，扭头看向了她的方向，似乎迟疑了下，然后指着她对着达乌说了什么。

木青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达乌走到了她面前，绕着她走了一圈，伸手探到她臀部重重捏了一把。开始有些惊讶的表情消失了，现出很满意的样子，咧嘴笑了起来。木青看到他露出乌黑的牙齿，脸上松弛的皮肤因为这个笑而皱出了一条条的沟壑。

那个叫做骊芒的男人，应该已经把她作为最好的猎物献给这个首领了。

木青抬眼看向骊芒。

他背着夕阳，木青有点抓不住他的表情，但她知道，她自己的脸色此刻必定非常难看。

她被一个大块头女人带着，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穿过了这片群居地，过了个林子。

经过骊芒身边的时候，她特意停了下来，站在那里恶狠狠地盯着他看。

他也看着她，一张脸却寻不到有丝毫情绪波动的迹象。

他显得很平静。

木青突然有些气馁。

她本来就是他的俘虏，或者她掉进去的那个陷阱，本来很有可能就是他挖

她略微舔了一下，笑着点了点头，做出很美味的样子，然后将由由的手合上推回到她自己嘴边。

由由犹豫了下，这才自己伸出舌头舔了几下，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嗯嗯声，那是满足的声音。

由由将那块蜂窝舔得干干净净，再也尝不到一丝甜味了，这才高高兴兴地离去了。

木青吃掉了那块烤肉。几天下来，她已经有些习惯将这寡淡的肉在嘴里机械地嚼烂，然后咽下食道了。她又吃掉了野果子，这才抱膝坐在兽皮上，耳边听着外面的动静。等她觉得这样席地坐久了腿有些麻，于是躺了下去。

她一直没敢睡着。她在等着驺芒回来，然后猜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外面的声响渐渐地息了下来，木青耳边又只剩了风掠过丛林树梢发出的呜咽之声。

一阵脚步声渐渐地传来，越来越近。

兽皮门帘一下被掀开了，弯腰进来了个高大的身影，木青感觉到一阵风随着刚才那被掀开的兽皮涌了进来，带着股丛林里特有的腥臊之气。

木青把自己弯成了虾米的模样，朝里缩拢着四肢，躺着一动不动，耳朵却一直留意着驺芒的动静。

她想起今晚看见的那小胖妞围着驺芒转的情景，心中暗自希望刚才他们两个孤男寡女已经成了好事，那样的话她今晚或许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但是她很快就失望了。

她感觉到他躺在了自己身侧，然后，身后的一把长发就被他给攥在了手上。

她的头发浓密柔顺，从前同事玩笑时说她可以去洗洗发水广告。

他似乎对她的头发很感兴趣，不停地揉捏，在手掌上打圈又松开。

本来也就算了，问题是他明显不知道掌控力道。

木青头皮被扯得都有些发痛。

她忍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一下翻身过来拽回了自己的头发，然后坐了起来，转头盯着他看。

棚屋里有些暗，但借了罅隙处漏进来的几点月光，木青还是能依稀看见他

间冒出了大颗的汗，一下子就晕厥了过去。原来那老女人居然开始用力按压她的腹部，仿佛是想借用这种方式把小便挤压出来。

那男人的脸色也随着莉莉的惨叫声白得成了纸，猛地跪在了地上，不住用力拍着莉莉的脸，试图唤醒她，见她仍紧闭着双眼，突然用头猛烈撞地，咚咚有声，嘴里不知道嚷着什么，神情看起来和他的女人一样痛苦。

木青见老女人还想再次按压下去，忍不住推开了挡在自己面前的人，冲了进去，一把抓住了老女人的手。

老女人似乎没料到会有人出来制止自己，愣了一下，等看清是木青时，神情一下变得极其恼怒，朝她愤怒地叫了起来，声音尖锐。

四周先是鸦雀无声，所有的人纷纷盯着木青，神色各异，很快，木青就听见身后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应该是他们在议论自己。

木青知道这样冲出去阻止她，很有可能已经触犯了忌讳，但是她不得不阻止。莉莉的膀胱明显已经胀到了极限，再这样按压下去，绝对会破裂。

在门口的由由母亲反应了过来，慌忙进来，不安地拉住了木青的手，想把她扯出去。但是她晚了一步，木青面前一道黑影闪过，还没看清是什么，只觉自己呼吸一窒，刚才那个用头撞地的男人竟然起身一把掐住了她的喉咙。

那男人站了起来像座铁塔，双眼圆睁，神情狰狞，鼻翼不住翕动，嘴里愤怒地在嚷着什么。

他应该用尽了全力，木青根本无法挣扎，只觉脖子一阵剧痛，眼前一黑，几乎就要晕过去了。

就在木青觉得自己快要被他掐死的时候，突然间脖子一松，整个人就摔到了地上。等她缓过了神，张大嘴用力呼吸了几口气，难受地咳嗽了一会儿，这才注意到骊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正站在自己面前皱眉看着，仿佛在责怪她多事。

木青知道刚才应该是他阻止了莉莉的男人。但是她现在没时间多想了，顾不得喉咙处的火辣辣的痛，转身立刻到了莉莉的身边，探了下她鼻息。

再不施救，和这帮人这样折腾下去，莉莉大概很快真的就要在极端痛苦中死去了。

“男人都出去！”



吃东西的时候，骊芒就坐在木青旁边，对面围了由由一家人，倒也十分热闹。仔细看去，骊芒和由由母亲的眼睛有点像，她猜想他们会不会是姐弟之类的关系，所以连吃饭也在她家搭伙了。

木青的晚餐比起昨天要丰盛些，由由母亲不仅把最好最大的几个果子端到她面前，甚至特意从烤肉上割下最嫩的部分给她。木青知道她应该是感激自己帮了莉莉，有点不好意思，顺手就递给了边上的由由。由由嘻嘻笑了下，又转给了她的弟弟。这个举动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木青正笑着，无意对上了边上骊芒的目光，见他正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在笑，黑曜石般眼睛被中间的火堆映得闪闪发亮，脑海里一下就闪出昨夜被他打屁股的窘境，好心情一下没了，立刻拉下了脸不去看他。

吃过了饭，木青进了边上莉莉的棚屋里去探望了下，见她还是保持着之前架起腿的姿势，边上她的男人正在喂她吃东西。看见她进来，男人立刻站了起来，朝木青嘿嘿地傻笑了下。莉莉脸上也露出了笑，想起身迎接的样子。木青急忙上前阻止了，用手略微按了下她小腹。

她现在可能没之前那么痛苦了，但应该还是有些腹胀。或许明早再导尿一次，情况应该会更好些。

她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就只希望这样的睡姿能有助于膀胱压迫的改善，让她能慢慢恢复自主排尿，或者，看莉莉的腹部隆起情况，差不多应该也是快要生了，希望她早点生出孩子，情况也就能得到彻底缓解了。

木青被莉莉的男人送出棚屋时，有点意外地看到骊芒居然站在外面，看起来像是在等她。

两个男人看起来关系很不错的样子。莉莉男人和他说话，一边说，一边回头看着木青，脸上满是敬意。他笑了起来，然后也看向了木青，表情有点怪。

木青猜想他应该是在骊芒面前夸赞自己救了他的莉莉。至于骊芒会怎么想，她就懒得去猜了。

她跟着他回到棚屋里，躺下去的时候，他盯着她看，一语不发。

木青和他对视片刻，然后就打了个呵欠，翻身朝里睡觉去了。

晃得她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木青将手搭在自己眼皮上，稍稍适应了下光线，短暂的茫然过后，脑子里立刻蹦出了昨晚发生的事，急忙侧头看去，见身边已经空了。

骊芒一般都要比她起得早些，今早也不例外。

木青坐在身来，抓了衣服过来穿上了。她有些不愿多想昨夜发生的事。现在唯一的感受就是那里还有些肿胀刺痛，很不舒服。

她站起身来想出去的时候，突然定住了。

她想起了这几天正是自己的受孕期。

昨夜第一次时，她只感觉自己像是件祭坛上的牺牲；下半夜的那次，则是半梦半醒间的筋疲力尽，心中只恨他太慢，巴不得快些完事，事后也根本就没有往这上面想去。此时突然想到，心中再次飞快地算了下日子，后背一下已是沁出了些汗意。

木青几乎是白着脸飞快地到了那道壕沟处，用力想将他昨夜留在自己体内的液体排出来。她知道这样的举动即便是在刚发生之后立刻进行，也是不大有用的，更何况是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夜？

但是她忍不住还是要这样做。

她只是神经质地觉得自己总得要做些什么才好，在没有任何其他补救措施的这个地方。

木青一路走回去的时候，人有些怔忡，连由由叫自己也没听见，还是她上前拉住了木青的手，这才反应了过来，朝她勉强笑了下，道：“我不饿。”

她以为由由在叫她去吃早饭，用自己刚学过来的土语应她。

她此刻完全没有吃东西的欲望。

由由笑嘻嘻地摇了下头，拉住她往自己家的棚屋里去。木青跟着她弯腰入内了，这才看见娜朵正盘腿坐在地上，慢慢地用一块打磨得十分光滑的卵石揉擦着手上的一块东西。

是原本在骊芒棚屋里的墙上挂着的那张蛇皮。她此刻正用这石头揉擦着里层的表面。

娜朵见她过来了，脸上露出了笑，招手示意她到自己面前，这才将手上那张已经被她揉得十分柔软的蛇皮往她腰际上比划。

木青有些明白了。看这意思，应该是骊芒今早把这东西拿给了娜朵，让她给自己做条蛇皮腰围的？

她急忙摆手后退了一步。

因为牛仔褲布料厚实，前些时日她一直没怎么洗过，怕它一夜之间干不了，自己第二天就没裤子可穿了，加上天气炎热，心中倒确实想过也弄条和这里的女人们一样的腰围当短裙穿，好和身上的裤子相换。但这张蛇皮，她虽然天天看见就挂在那里，却从没有打过它的主意。小胖妞第一次见到这东西时露出的眼神，她记得很是清楚。

娜朵强行拉回了她兜在她身上量了下，见她仍在推拒，笑咪咪地指了指一边的由由，又伸出手在她小腹部轻轻摸了几下，然后说了个词，木青估计是孩子的意思。

很久以后，木青才知道，在这个族居地里，蛇是繁衍的象征。当女人们希望自己有孩子时，她们就会央求自己的男人去猎一张母蛇的蛇皮过来，做成围裙裹在自己身上，相信这样会让她们也能具备蛇那样的繁衍能力。而这种蛇的皮，便是她们最梦寐以求的一种，平日里很难见到，捕捉的方法就是在它们可能出没的地方燃一堆火，母蛇感觉到火光，出于天性，就会游向火堆，用自己体表分泌出的一层黏液去压灭火堆。只有这时才是捕捉的好机会，但能碰巧引出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每一张这样的蛇皮都是弥足珍贵的。

木青此时自然不太知道这蛇皮里包含的意思，只感觉应该算是种奢侈品。但她对娜朵的这种举动隐约也猜到了一些意思。她很明显是在说怀孕的事情。

一想到那个男人昨夜刚对她做了那样的事，今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拎了蛇皮告诉了娜朵，然后让她给自己弄个蛇皮围裙，木青有点面红耳赤，并且有一种被侮辱了的感觉。她觉得这张蛇皮很像是皮肉交易后的酬金，或者说恩客的打赏。

木青不想在娜朵和由由面前表现出自己的不快。她只是笑着从娜朵手里拿过了蛇皮和骨针，做了个缝合的动作，表示自己来做。娜朵明白了，也没再坚持，只是又摸了下她小腹，好像那里现在已经有了个小生命。

木青回了棚屋，心中仍是带了丝微微的恼怒。眼睛盯着那张蛇皮，越看越觉得有些刺目。

身后响起了阵门帘掀动的声音。木青以为是由由跟了过来，转头看去，却发现是小胖妞。她现在已经知道了，她有一个发音很可爱的名字，“啾啾”。

木青有些惊讶。

这里的每一座棚屋都没有门，但是平日里，这里的人除非主人在场，否则一般不会有人随意进入别人的棚屋。啾啾平日里不像这个族居地里别的妇女那样每天要担负各种劳动。木青有时会碰到她在闲逛或者玩耍，鉴于她对自己表现出来的不太友善的样子，便是碰见，也只是远远地避让过而已。

啾啾站在那里，眼睛紧紧盯着木青手上的那块蛇皮。

木青从地上站了起来，朝她微微点了下头。

啾啾没有理会她，只是几步上前，指着木青手上的那张蛇皮，嘴里不停地嚷着什么，眼里满是愤怒之色，又劈手夺过了蛇皮，用力撕扯起来。蛇皮很柔韧，她撕不开，便狠狠丢在了地上，用自己的脚板拼命地踩踏。

木青看着她，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望着骊芒脖子上的这张蛇皮时的热切眼神，并没有去阻止，何况她自己对这东西也根本就没什么好感。

啾啾停止了踩踏，突然转身飞快地掀开门帘出去。木青以为她离开了，盯着地上那张蛇皮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正要弯腰捡起来挂回去，啾啾却又是一阵风地掠了进来，这次手上多了一把骨头磨制出来的刀。木青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她已经一把推开了木青，将刀对着那块蛇皮狠命地划了几刀，一边划，一边抬头看着木青，嘴角带了丝嘲笑之意。

娜朵应该是发现了这边的异常，跑了过来。看到这一幕，脸上神情一下又惊又怒，大叫了一声，飞快地地上前去抢夺啾啾手上的骨刀，手上的指甲划到了啾啾的手背。啾啾怒声大喝。娜朵稍稍迟疑了下，啾啾已经再次用力在蛇皮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割痕，从头延续到尾。然后她丢掉了刀，得意地看了木青一眼，昂头扬长去了。

啾啾一走，娜朵就跪坐在地上，捡起已经支离破碎成几块的蛇皮，嘴唇微微有些颤抖。

木青对这块蛇皮实在是不喜欢，被啾啾割破，对她来说毫无影响。只是有些不忍见娜朵这样难过的样子，便蹲到了她面前，想要安慰她几句，等张开了嘴，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轻轻拍了下她有些粗糙的手。

断的腹泻，到最后脱水而死。

骊芒喂她喝了些她自己白日里烧开贮在陶罐里的水，然后就继续一手抱着她，一手揉着她肚子。两人都是折腾了一夜，等天快亮的时候，这才睡了过去。

木青的这场腹泻一直到了第三天才止住。

这里没有镜子，但她不用照也知道自己一双眼睛现在必定大了许多，连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腹泻的这几天了，白天的时候由由一直陪在她身边，娜朵也会间隔地来看下她。晚上，骊芒除了给她带来各种新鲜的果子，木青发现自己又多了项福利。他对她穿着衣服睡觉一向很是反感，从前的时候必定会要她剥光了陪他一道睡的，但这几夜，木青稍微坚持下，他也就没有强迫了，只是抱了她，有时把手伸进她衣服里摸索下而已。

这里平日的盐分摄取就不多，木青腹泻了几天，等好不容易恢复些元气，就想着应该补充些盐分回去。于是她喝了生平味道最是怪异的一道汤：水里加入动物鲜血再放块蜂窝，一道煮熟，然后搅碎了捏着鼻子喝下去。这是她在这里能弄出来的唯一的精盐水。

木青的腹痛终于痊愈了，但是离她自己估算的危险期过去还有三四天。她不知道今晚开始骊芒是否还会继续放过她。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因为他而怀孕，心情就沉得像是压了块石头。

这是木青出事后的第十三天，也是她到了这个聚居地的第十天。这里的人，除了很小的孩子和叻叻，白日里她基本看不到不在干活的人，就连那个达乌也是时常和男人们一道出去。所以虽然骊芒今早离开的时候，看他意思是要她再待着休息，但她觉得自己精神已经恢复了，便又跟着小孩一道去作物地里的。

几天的工夫，作物地里的黍子看着便饱满了许多，引来的鸟群比她前次看到的更多。木青叫几个男孩折了些树枝藤蔓过来，自己动手扎了个竖着两只臂膀的人偶。为了增加恐吓的效果，她把比芭蕉叶片还大的树叶撕成棕榈叶的样子缠缚在人偶的左右手上。风吹过，叶片哗哗地抖动。

小孩们起先都只是看她忙活，给她递送枝木，等见到那怪模怪样的像人一

骊芒将那个陶罐送到了她的面前。

她犹豫了下，抬眼看了下骊芒。他的身上被喷溅了些鹿血，看起来像是开了几朵花。

骊芒正俯视着她，眼里带了丝温暖的笑意。

木青长吸了口气，凑了过去微微地舔了一口。

鹿血还是温热的，带了一股浓重的血腥臊味儿。

木青不过略沾了一口便偏过了头，鼻子因为异味的突然刺激略略皱了起来。骊芒注意到了她的表情，也未再勉强她喝，只将鹿血移到了下一个人的面前，但他的视线却仍停留在她的脸上，眼里那笑意更明显了。

木青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对自己露出这样的笑，温暖，但又带了丝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之意。她刚才并没喝下多少鹿血，不过是在唇舌间沾了下而已，但她却突然生出了微微的醺感，仿佛刚刚才入了她口的那种动物体液此刻就已经在她身体里燥热了起来。脑子里也不知怎的就掠过昨夜两人相处时的情景。她猜想他应该觉得她大病初愈娇弱不堪，所以昨夜只抱了她趴在身上爱抚了一阵，见她有些推拒的意思，便也没有强迫。

木青渐渐发现骊芒其实并不像他外表看起来的那样粗糙。白天的他，她并不怎么熟悉，但夜晚，当只剩她和他两个人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渐渐有些摸索到了与他的相处之道。她对他毫无反应，那是他最不乐意见到的。每当这时，他就会故意去挑逗甚至弄痛她。比起不理不睬，他似乎更愿意看到她对他的举动有所反应，即使那是对他非常不满的反应。并且她猜想，自己在他眼中应该是个脆弱不堪，甚至他稍微用点力气就可以捏死的小东西，所以当他们两个渐渐对彼此的身体有些熟悉起来，他只要留意到她在他面前表现出娇弱或者痛苦委屈的样子，就会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甚至流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他的这种迹象随着她这几天因为腹泻导致的有气无力和虚弱愈发明显起来。

木青一想到自己竟会利用一个男人这样的心理状态在他面前装扮弱小或委屈痛苦，只为了避免被他强上而导致可能的怀孕，就禁不住地鄙视自己。她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竟也如此无师自通。

今夜和接下来的一两个夜里，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样的运气。这几夜是她自己估算的危险期的最后日子了，尽管受孕的可能性没有前几天的高峰期

的臀。

木青僵了一下，停住了脚步，下意识有些骇然地回头看他。

骊芒看起来应该对自己刚才的偷袭成功很是得意，木青甚至能看见他闪动的目光。

木青感觉到他并无放手的意思，便微微扭了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腕想推开。但他不但没有收回手，反而更用力地揉捏起来，然后他突然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木青知道他一定是觉察到自己今天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穿着必不离身的内裤，所以这才一时愣住了。

身后响起了一阵说话的声音，那是住在他们边上的人要回来了。

她趁势甩开了他的手，但还没迈开一步，他已经将她打横抱了起来，飞快地弯腰进了他们的棚屋。

昏暗中他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听起来分外清楚。

她被他放在了那块兽皮上。

木青不敢发出太大的响声，咬着唇和他纠缠了一会儿，但是很显然，与他比力气的话，她永远不会是他的对手。

她的衣服和围裙很快就被脱了下来。

他压在她身上的时候，木青皮肤上触感一片湿凉之意。他和她相处了十来天，大概是知道了她比别人更喜欢洁净，所以刚才很有可能已经去溪边洗过自己身上被溅的鹿血了。

老实说木青并不反感他现在带给自己的这种湿湿凉凉的感觉。如果再过几天，在这样仰人鼻息的生活环境下，她应该也会随他了，但现在，只要可能，她还是想尽量避免的。

“过几天吧，今天不行。”

木青抬手撑起他的头，看着他眼睛，微微摇头，用自己尽量温和的声音说道。

她知道他听不懂自己的话，她也不知道该怎样用他们的语言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她说话的声音软腻，语气柔和，带了丝央求的语音，她觉得他应该知道她的意思。

于他的全部，这样对男人来说或许更具诱惑性。他想起了前几天自己现身在溪流边前的惊鸿一瞥，虽然她当时很快就背过了身子，但他还是看见了她露在水面之上的大半线条，并不像她平日给人感觉的那样纤细瘦弱。那形状就像是饱满的桃子，诱惑着人去采摘。部落里其他女人都没有这样形状的一对乳房，啾啾的或许比她还要大上几分，但没有她那样的美丽线条。它们上面隐约还有几点红斑，很可能就是骊芒前一夜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他当时突然对骊芒起了一阵不可抑制的妒意，这才起了戏弄她的心思，故意现身往她身后丢石头，和女人们开着玩笑，然后悄悄拿走了她脱下的那条小东西。

木青见以加只是盯着自己的胸口，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她冷下了脸，绕过他自顾自往聚居地方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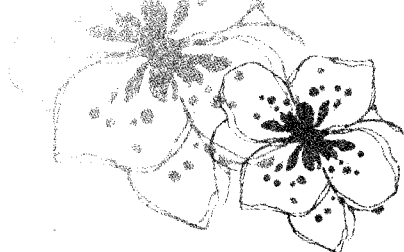
以加跟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不紧不慢。

半个月前，他与骊芒同时外出狩猎，但却是分开自行行动的。这片莽莽森林，还有森林之外那广袤无边的原野，这就是他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严酷，弱肉强食，但是他由衷地热爱着这一切。作为部落里最强壮最优秀的猎手之一，他自然清楚个体的力量在自然和猛兽的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他毫无畏惧。这是他和骊芒，两个从小结伴到大的伙伴，或者说兄弟，为了竞争下任部落首领而展开的长达数年的竞赛的最后一道考验了。无论是力量、技艺、头脑，还是在族人中的威望，他觉得自己与骊芒并不相上下，所以这最后一次的竞赛，他对着他心中的太阳神发誓，他一定要胜过骊芒，成为下任的首领。那时，他不但要让部落里的每一个人都过上比现在更好更安稳的日子，他还要带领部落里的男人们去讨伐兼并世代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大小小另外几十个部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处于抵御的被动状态。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有一天，他要彻底结束部落间为了争夺粮食和女人而频繁发生的流血争斗，他要让所有的人推翻他们原来的偶像，改拜他心目中的太阳神，他，以加，要成为统治这片广袤土地的王。

他为自己的这个理想而热血沸腾。他与骊芒一直在公平地竞争着。他所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除了一件事，啾啾。

啾啾是达乌的女儿，也是部落里公认的美人。他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她年轻漂亮，热辣的肉体对男人们来说充满了诱惑力。他也被她吸引着，但除了





## 第十四章 月夜泉流

木青回去，正是快晚饭的时候，聚居地的每一个火堆前都在往上袅袅冒着炊烟。娜朵看见了她，眼睛一亮，招手示意她过去坐在旁边，说了句话，木青只抓住了“骊芒”两个音节。她看了下四周，并不见他，便猜测娜朵应该是说他去找自己去了。

天色渐暗，瓦罐子里的汤水被火苗舔得不住沸腾，渐渐变浅。木青添了些水，等着它重新又慢慢沸了起来。等柴火熄暗了，木青揭开了罐子上的盖子让它自然凉却。当滚烫的汤汁凉得终于可以入口的时候，她远远看见了骊芒回来的身影，看起来像是刚从林子里出来，正往这边急匆匆地过来。

四周的光线有些暗淡，这么远的距离，她看不大清楚他的表情，但仍能感觉到他显得有些焦急。

木青正要朝他挥下手，突然想起上次他也像这次一样地去找自己，找到后显得很生气，当时差点把她的手腕都扭断了。不知道这回是不是也会向她发脾气，一时有些犹豫，本已经举了起来的手也慢慢地放了下来。

骊芒很快就看到了她，显得一下放松了下来。出乎她的意料，他大踏步地赶了过来的时候，并没发脾气，只是蹲到了她面前，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将她身子扳得几乎贴到了他眼前，这才仔细地看着她，目光里流露出了一丝关